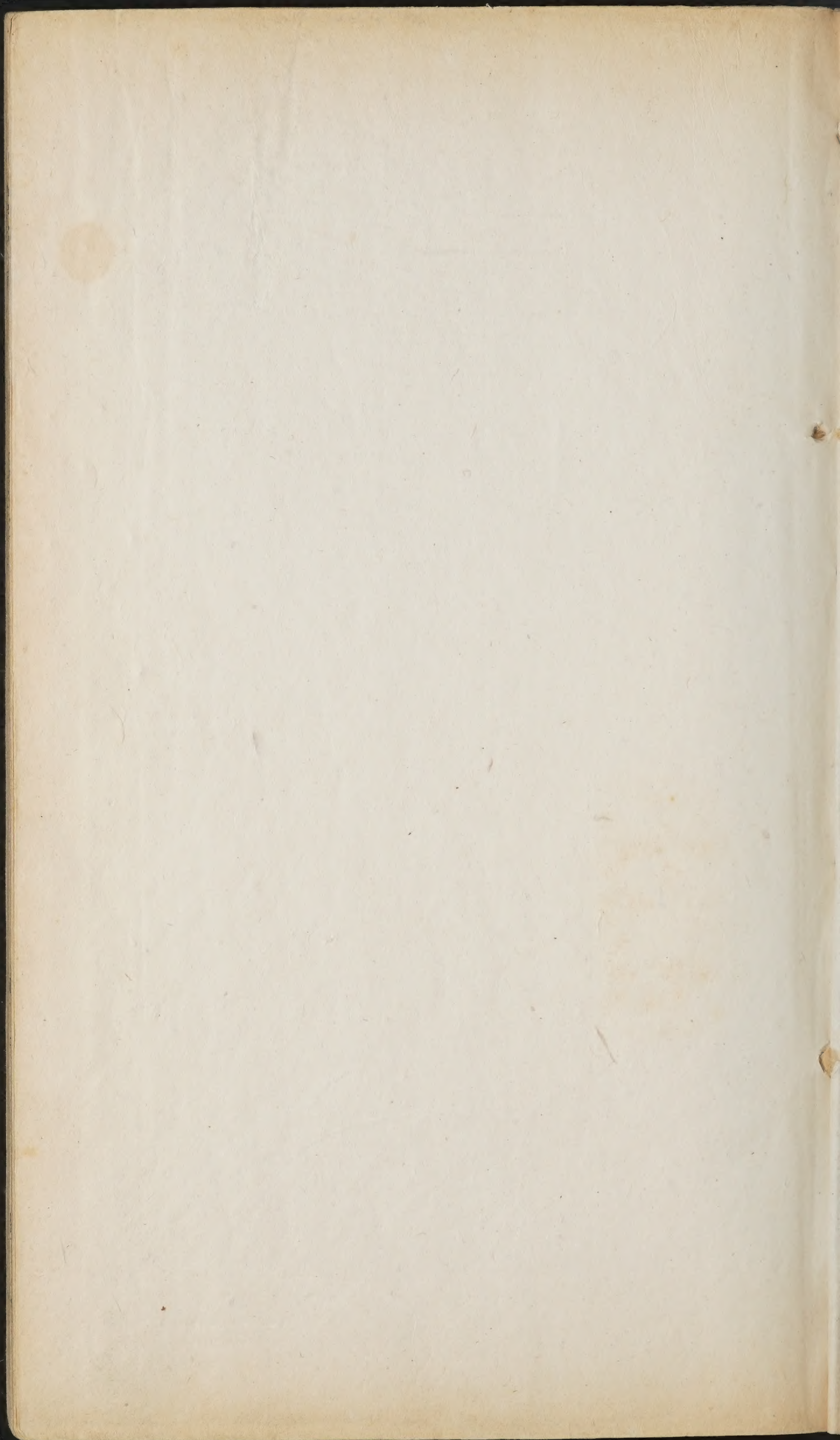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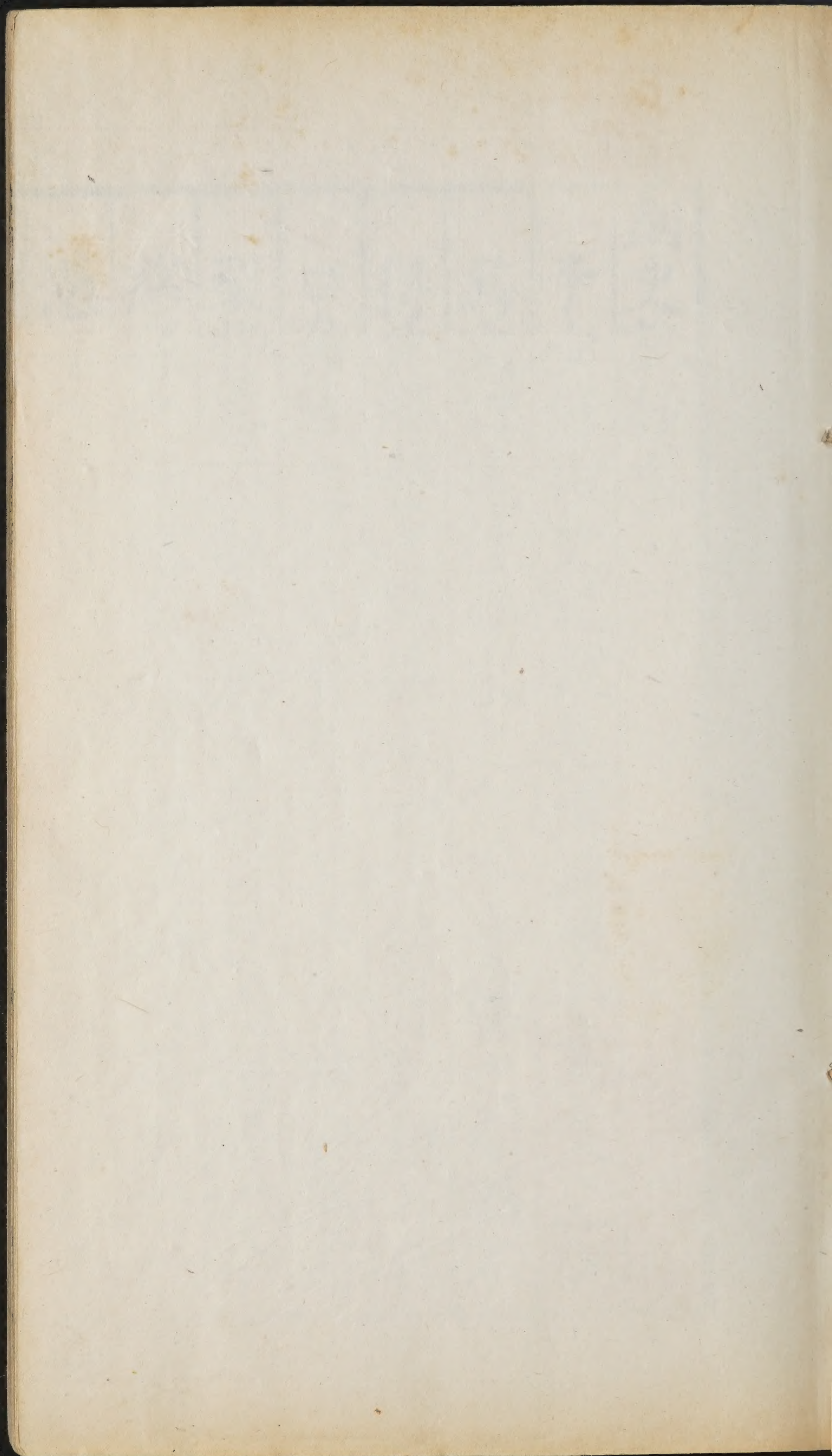






刻史記抄引

予少好讀史記数見縉紳學士摹畫史記為文辭往往專求之句字音響之間而不得其解譬之寫像者特於鬚眉顴頰耳目口鼻貌之外見者耳而其中之神與怒而裂眥喜而解頤悲而疾首思而撫膺孝子慈孫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騷人墨士之所憑而凄然吊且賦者或耗焉未之及也予





獨疑而求之求之而不得數手其書而鐫注之三四過已而移官南省時予頗喜自得其解稍稍詮次輒爲好事者所携去遂失故本頃罷官歸復以督訓兒輩爲文辭其所鐫注者如此予按太史公所爲史記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

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風入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翺翔倏忽變化若一夫劒舞於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即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趺宕遒逸令人讀之杳然神游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

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
其竅也而况其下者乎唐以來獨韓昌黎
爲文極力鑱畫不可不謂之同工也間按
順宗皇帝實録與秦始皇紀讀之曼不相
及抑可槪見其微矣予嘗夢共太史公抽
書石室中面爲指畫夢中若解已而夢醒
則亦了無一言於眉睫之間者予媿今所
鐫引殆亦説夢之餘者耳楊子雲嘗謂顔

子苦孔之卓嗟乎予於公欲求其苦之卓也且不可得矣而敢他望乎予姑刻而存之齋中以俟後之好讀其書而能求其至者抄凡若干卷按故本特什之七詳見凡例中故不贅

萬曆乙亥冬十月望日歸安茅坤書于白華樓中

史記抄凡例

凡一篇本末大旨則挈而鐫之本題之下

凡系一事之大體或提案或結案及文之一切緊關處則長抹或鐫于其旁其或數十字以上則分兩行註

凡書官爵書國書攻城邑書災異書年書一切喫緊字面則短抹

凡非史遷原文與褚先生輩所補者不録問録一二段有情事相關者耳

凡不及録全文而間有文旨雋永者亦爲摘録

蜀人梓子建寫刻

凡攄愚見所及或與太史公相出入處亦必鐫之以質世之有識者

凡文之最佳處則圓圈○次則長圈○又次則點

按近代諸名家批點如楊升菴特句字與情事竒異者耳惟荆川鐫注處似得其解故不忍遺特加一小圈於其上以別之

附讀史記法

班掾所評太史公已爲百世定論然其上下數千年間大畧各有所本紀三皇五帝處去上古旣逺無文可攷故所載于篇者多不可讀僅録黄帝紀一首其

紀唐虞三代虞大都本尚書僅錄周紀起后稷立國至武王定商處以存太史公紀帝王之概云○秦紀錄始皇及二世由太史公去秦未遠而於漢爲勝國本無忌諱故得以恣情摹畫文最精悍項羽本草莽不當列之帝王紀其所載次並本楚漢春秋及當時故老所口傳者情曲而詳大都如畫○高祖紀按年而紀紀入秦滅項時文甚工卽帝位以後多疏濶矣○惠帝以後所次事多散逸諱忌獨呂后稱制與孝文代來初并文帝遺詔可觀故撮錄之○景帝紀予按太史公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覽怒而

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下太史公蠶室此紀乃
元成間褚先生補之非太史公本書也○漢武帝紀
並本封禪書而已竊謂武帝多雄材大畧又太史所
躬睹本末何漫至此愚意孔子修春秋而當時卿大
夫猶有欲害之者豈腐刑以後太史公多戒心遂毀
其書而不出耶即如文景間亦每年僅録所下明詔
與系時事之大者而已朝廷之大政大議特條見于
將相名臣傳記中不敢詳次如秦紀予竊謂太史公
未定之書也故皆不録○三代世表予間按歐陽公
所論帝王世系多訛已爲確論○十二諸侯年表○

六國年表○秦楚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年表○惠景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
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功臣年表予各錄其論一篇
所次當世得失可槩見矣○八書惟平準封禪爲最
河渠次之天官則本唐都故其次諸星緯處頗明而
律曆則以漢去古未遠疇人弟子及禆竈梓愼甘石
諸家所傳猶有存者故多精微之旨予故各錄論一
首至於禮書則本荀卿樂書則本樂記况漢興未遑
而禮崩樂壞特甚太史公之論著殊鹵莽矣姑撮錄
引之首者以存其槩云大較漢一天下後瘡痍未復

制度疏濶而太史公於當時南北軍兵制及丞相太尉以下職官諸侯王刻符定封得失一切紀綱文章之大者猶多遺佚殊爲可惜○世家諸世家大畧並采世本左傳國語戰國策而吳衛晉越趙魏及田敬仲内外多變故所載次煒然予故全録別有齊世家襄公下及莊公並以滛嬖相簒弒而其前後情事可監故亦刪録○孔子雖聖德本不當列世家而次孔子本末處亦非知孔子者僅録小論一首陳涉特草昧鋤耰之夫而亂天下耳以之并系世家繆矣然亂秦本末頗詳又齊悼惠○蕭相國○曹相國○留侯

○陳丞相○絳侯○三王諸世家文並可觀大畧太史公去高祖特數十年所及考鏡開國功臣時事甚詳故篇中點次如畫予並錄之○列傳七十凡太史公所本戰國策者文特嫖姚跌宕如傳刺客則聶政荊軻如傳公子則信陵平原孟嘗他如傳謀臣戰將則商鞅伍胥蘇秦張儀范雎蔡澤呂不韋春申司馬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田單白起王翦李斯蒙恬雖不盡出戰國策而秦漢相間不遠故文獻猶足章章著明太史摹畫絕佳而伯夷屈原則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慨者尤多故又別爲變調

也〇其入漢以後太史公所最不滿當時情事者漢開邊釁及酷吏殘民故次匈奴大宛并郅都以下文特精悍太史公自以救李陵犯主上並無故人賓客出救又貧不能贖卒下蚕室故於劇孟魯朱家之任俠於猗頓卓氏輩之貨殖俱極摹畫諸將中所最憐者李廣之死與衛霍以內寵益封故文多感歎淮陰黥布之特將樊灌以下之偏裨詳畫以差他如張耳陳餘則感其兩人以刎頸之交相賊殺竇嬰田蚡灌夫則感其三人以賓客之結相傾危酈食其陸賈朱建之客游劉敬叔孫通之献納季布欒布之節俠袁

盎鼂錯之刑名張釋之馮唐韓長孺之正議石奮衛綰直不疑之謹厚淮南衡山之悖亂汲黯鄭當時之伉聲此皆太史公所慨於心者言人人殊各得其解譬如善寫生者春華秋卉並中神理矣○他如老莊管晏輩列傳雖未盡其旨或姑録之如樗里穰侯以下不能盡録者間或按其簡端有鐫注者別爲録出以便觀覽○讀太史公傳記如與其人從游而深交之者此等處須痛自理會方能識得真景且太史公所擅秦漢以來文章之宗者何惟以獨得其解云耳每讀其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輿家之千里來龍到頭

只求一穴讀其小論或斷言隻簡之文如蜉蝣蠛蠓之生種種形神無所不備讀前段便可識後段結案處讀後段便可追前段起案處於中欲損益一句一字處便如於匹練中抽一縷自難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獨得其至非後人所及風調之遒逸摹寫之玲瓏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憤則又千年以來所絕無者即如班掾便多崖塹矣魏晉唐宋以下獨歐陽永叔得其什之一二雖韓昌黎之雄亦由自開門戶到敘事變化處不能入其堂奧惟毛穎傳則幾幾耳予於此不能無感

凡例畢

史記抄卷之一

五帝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周禮有服不氏掌教擾猛獸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

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
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
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
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
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
衛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
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
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
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
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

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也

五帝紀



史記抄卷之二

周本紀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采詩點綴）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氷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

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亜圉立亜圉卒子

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
修后稷公劉之業又提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
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
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
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
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
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
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又提貶戎狄之俗而營
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
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

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

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秪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

高云周礼連山歸藏之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六十四卦の伏羲畫之夏商行之非文王爲之也

西伯受命之事歐陽子嘗辨之皆取史記文駁之

能爲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
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西伯盖即位五
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
伯盖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
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
蓋王瑞自太王興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
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
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
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
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

云乃示反

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

按書

則是十三年

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絶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王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

自陳師牧野起至罷兵本汲冢克殷篇

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

高云縣頭太白武王無此事先儒皆已辨之矣

王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
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
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
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
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太
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
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
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
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
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

鍾注茶者藉席之名

膺更二句亦係尹佚筴祝語

此下凡用六命字當玩

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作寶）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

卅下凡用十於字當改

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饗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

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周紀畢



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爲宗故姓趙氏

史記抄卷之三

秦始皇本紀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巳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將言始皇誅六王一天下先提出此呂不韋爲相命相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爲將軍命將書王年少初即位委國

閩人游子建寫刊

楊慎曰此以俱编
年书帝纪體也

事大臣晉陽反〔以後用編年體〕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定反邑書〕二年麃公將卒攻卷〔力戰書〕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暘〔音場〕有詭歲大飢〔災異書〕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內粟號〕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兵兆書〕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驁死（倒句）以攻龍孤慶都還兵

自殺辟璽之由

嫪 郎到切音澇索隱 毐 音靄 毐 一曰士人無行者 姓也

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毐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吹定毒之亂如晝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

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爲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

正論

利令智昏

傍筆摹畫出秦王形狀

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漢高以黃金四十萬忩陳平本此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繚料兵先料君如神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一

提

三百攻翦又稱攻翦歸斷均文法三変以二節以倒句大妙

張云象曰奪爵遷云勿奪爵此上下顛倒句法也

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楊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哭也晉人也逐出之大刑罰書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毒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毒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

陽韓王請爲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内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内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

書滅韓

書滅趙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書滅燕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罷名將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書滅魏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王書滅楚秦王游至郢陳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

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書藏齊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次六國罪案如掌與項羽定諸侯而自西楚霸王約文並宕逸)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

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絶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総上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

議帝號

除謚法

言謚云退王三代周家已有古禮而秦則止及其父若於祖宗甚矣

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議制書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後世稱大上皇昉此甚無謂朕弗取焉除謚書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齊人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

論不當不宜以
事敗非之

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
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秦之政本此）
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
以塡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
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
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
能禁止今海内頼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
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
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
王頼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

唐封建

與篇首相照應

鍾云按始皇并天下凡五巡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罷侯置守書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銷兵書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更制書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封域書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徙豪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富宮室書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巡幸書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

每三句爲一韻

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封泰山禪梁父刻石書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間以六字句臣下修飭以下俱四字句二十有六年五字句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

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

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慱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

高云此下一兩月
碑詞皆頌語也

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
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
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
力莫敢怠荒遠邇辟（同僻）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
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
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
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
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
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

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
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
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
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
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皇知教不同法度不
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
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爲郡縣天下
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
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
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

歸云罘横

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

暴怒書

逢盜書

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
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
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
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群
三字句
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
五字句
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
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
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
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
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

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絶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
治群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年無事無事書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
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咸陽微行書與武士四人俱夜出
逢盗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盗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
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
刻碣石門壞城郭决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
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
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
壞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音遥天下

旋字依他本增入

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録圖書曰（讖書）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黷兵書）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鄣（後世邊多亭障本此）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

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

○直諫書

當詳斯本傳中

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斯之愎諫如此）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斯之罪通天矣）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

焚詩書

作阿房宮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

修宮室書

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僊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

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

言表賤奏請
秤取石

漢語所自出

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恣秦無道 數言已盡）未可爲求僊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

阬儒

此亡秦之胡所由起也

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謌弦之秋使者

祖始也龍人君象
謂始皇也

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水神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按游徙是巡游爲次年出游張本遷北河楡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

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
平一宇内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
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誦功本原事迹追
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
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
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
内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
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幷宇兼聽
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
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

三章俱三句一韻

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
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
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
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
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
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
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
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
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
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

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細叙始皇之駃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本末特詳斯傳中故於此畧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

容擬自嘗以下皆以任用趙高為之奉之本節之規擬蓋之奉母胡也而誤胡母趙也

寫出北都弃西文從之情盖大著意煅鍊

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

後葬書

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輙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陰謀二字下文照應

鍾注羨音延下同
謂冢中神道

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句奇）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殉葬書）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濫刑至此）樹草木以象山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爲郎中令（寵奄書）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

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其辭曰云云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

高云疏斥老成典型而己乃布置腹心羽歷代隨邪誤國率用此法也

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詳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高備嚴刑以立威而擅權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近世更相輒易建政府及言官本此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

少近

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劒自殺宗室振恐群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疊上振恐二字）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

摭領下

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後省）
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
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
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又提嚴刑伏亂）
案七月戍卒陳勝等反（始反書）故荊地為張楚勝自立為楚王
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
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應前）名為伐秦不
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
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群盜郡守尉方逐捕（醸亂書）今盡得不足
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為齊王沛

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群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以下並詳項羽紀陳涉世家及高帝紀中故撮數言以見其槩）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爲非進邪說（自古權臣必杜天下之口而後可以固寵）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

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决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丞相將軍所蹝晚矣）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增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爾雅云觳盡也）禹鑿龍門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

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
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
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
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
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
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
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
囚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
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詳斯本傳中故省）夏章
邯等戰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

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不為邯立傳故於此獨詳）
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
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宦者傳）已亥趙
高欲爲亂（提綴）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
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
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後群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爲也及項羽虜
秦將王離等鉅鹿下（以下叙雖畧而情如畫）而前章邯等軍數却
上書（冷語伏案）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總）大氐
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

陰謀事亦應奇

王鏊曰趙高弒二世與子嬰殺高敘事之妙當細玩

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二世之案高晚矣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

可憐可以為戒

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
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
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
此為萬世拒諫者之鑒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
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
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詳丞相可得見否
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
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
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
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

誅二世

誅趙高

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

省

可憐

可憐

可憐

敘得悲壯

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以下附項羽之修作秦結尾）殺子嬰（可憐）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無限悲叙唱嘆具于四字中○承筆妙）後五年天下定於漢（一篇掉尾）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

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賈生第二論）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以下錯述賈生過秦三論）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寃哉斯言也）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

宗廟之祀未當絶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
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
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
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
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
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
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
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
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
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

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

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賈生第一論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

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
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
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
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寛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
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
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
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

極形容秦之強亡甚爲收文作反跌

補叙簡淨

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

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
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
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
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皇之心自以爲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
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
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
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
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
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

鍾云按以下五段長短相兼文勢甚伏五个也字收此兩下可見古人文法

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錟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内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者是若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

一作銛

三字疑衍誤

他本作若是者何也

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

又作抂抂不往
志下
此頁書責二世

有滛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
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
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
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
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内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
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
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
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
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
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郎

仁義不施

四海之内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

周木德秦水德
是以子代母

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索隱曰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班固評賈馬贊中論秦亡之得失後人因取其說附此末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弧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殁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述二世言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

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
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
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
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
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閒竟誅猾
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
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
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
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
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

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
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
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
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
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始皇紀畢

